

文苑笔谈

清幽芬芳紫苏香
秋光荏苒惜寸阴

梁永刚

紫苏这种香草，在草本植物中是比较雅致的。不说别的，仅听名字，就弥漫着清新婉约，浸透出古风雅韵，宛如一位身着紫衣、长袖飘飘的素朴女子，迈着优雅轻盈的步伐，穿越时空款款走来。香草家族众姐妹中，身材高挑的紫苏和藿香，是当之无愧的大姐和二姐，至于纤弱娇小的薄荷、石香、荆芥等，则是排在后面的小妹。

紫苏是唇形科紫苏属一年生草本植物。它是地道的中国物种，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就把根深深扎在华夏大地上。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《尔雅》曾这样描述紫苏：“取（紫苏嫩茎叶）研汁煮粥，良，长服令人体白身香。”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也有对紫苏的记载：“紫苏嫩时有叶，和蔬茹之，或盐及梅卤作蔬食甚香，夏月作熟汤饮之。”意思是鲜嫩的紫苏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，也可以用盐腌制成泡菜，还可以在炎热的夏季煮汤喝。

紫苏的别称有很多，有山苏、苏叶、赤苏、皱苏、尖苏、香苏、鸡冠紫苏、紫菜、紫姑娘等。紫姑娘这个别名很有意思，也极具生活气息，紫苏的茎呈浅紫色，叶子呈深紫色，就连麦穗形的小花也是淡紫色，让人不由想起穿着一身紫红衣裳的淳朴乡村姑娘。

据说，紫苏的原名叫“紫舒”，与神医华佗有关。相传东汉末年，华佗在一家客栈巧遇一群青年正在比赛吃螃蟹，空的蟹壳堆了一大堆。华佗上前劝他们说：“螃蟹吃多了会闹肚子，还可能 有生命危险。”但这群青年不听他的劝告，大吃不止。当晚，这群青年和华佗都在这家客栈住下。半夜时分，吃螃蟹的几个青年大喊肚子痛。因当时还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良药，华佗非常着急。忽然，华佗想起有一次他在采药时，见到一只小水獭吞了一条鱼，肚子撑得像鼓一样，它一会儿下水，一会儿上岸，显得很难受。后来，它爬到岸上，吃了些紫色的草叶，不久便没事了。华佗想，那种紫色的草叶能解鱼毒，也一定能解蟹毒。于是赶忙出去采了那种紫色的草，煎汤给几个青年服下。过了一会儿，几个青年的肚子果然不痛了。华佗为了记住这种草药，就给它取了个“紫舒”的名字，意思是服后能使腹中舒展。因为字音相近，又属草类，后人就把它称作“紫苏”。

紫苏的众多别称中，还有一个最浪漫，也是最文艺的，叫“荏苒”。最早知道紫苏的这个别名，是在我上初中时。教我语文的老师博学多识、敦厚温和，一天，他在批改作业时，看到我写的一篇作文中，用到了“光阴荏苒”。当时我刚好在他办公室，他扭头问我，你知道“荏苒”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想了想，从这两个字的草字头联想到了草木，于是回答老师，是不是和草木有关？老师笑着说，不错不错，答对一半。老师告诉我，这个“荏苒”，听着文绉绉的，其实稀松平常，就是咱们家里种的紫苏。紫苏春生夏长，秋季冬逝，寿命只有短短一年，于是，古人便用“荏苒”表达紫苏的岁岁荣枯，进而引申为时光流逝、岁月短暂，就像《红楼梦》里湘云的诗句：“秋光荏苒休辜负，相对原宜惜寸阴。”

南方的紫苏很多都长在野外，而北方的紫苏基本都是人工栽种，或在农家庭院，或在菜地篱园，或在破盆烂缸。哪怕只有巴掌大一块闲地，哪怕是再贫瘠的泥土，紫苏也能栖息落脚，扎地生根，蓬勃葳蕤，成为农人喜爱的小菜。

我第一次见到大面积人工种植的紫苏，是在一个专门种植中药材的村子里，昔日种庄稼的大片农田里，如今种着蒲公英、紫苏等多种草药。享受着优越待遇的紫苏，明显比在农家里长得粗壮，个头高出一截子，叶子也更大更稠。农家种的紫苏，多是自己预留的老种子，而当药材专业种植的紫苏，都是选用高产的新品种。

豫中乡间寻常可见的紫苏，叶片边缘都有锯齿，都开淡紫色的花。不过，若是根据叶片颜色细分，可以把紫苏分为两种：一种两面均为紫红，称为“红紫苏”；另一种正面绿背面紫，则称为“绿紫苏”。红紫苏香气浓郁，种的人多；绿紫苏香味清淡，种的人少些。还有一种和紫苏长相酷似的植物，叶子绿色，开白花，周身散发着淡淡香气，这种香草和紫苏是孪生姐妹，叫白苏。



美丽的紫苏

■ 阅评

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，继隋而起的唐朝，经济、政治和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。盛唐时期，随着海疆的扩大，唐人对海洋的认识更加深入，海洋管理与保护意识增强。经济的发展也带来文化上的繁荣，这一时期的诗文中就有大量反映人们对海洋认识的内容。

1.
向夕敛微雨，晴开湖上天。离人正惆怅，新月愁婵娟。伫立白沙曲，相思沧海边。浮云自来去，此意谁能传。一水不相见，千峰随客船。寒塘起孤雁，夜色分盐田。时复一延首，忆君如眼前。

——刘长卿《宿怀仁县南湖寄东海荀处士》

刘长卿的这首诗表达了旅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。傍晚时分，微雨渐收，天空变晴，旅人在一轮新月下倍感惆怅，深深思念远在沧海另一边的亲人。寒冷的海塘边，大雁孤独飞翔，夜色也被片片盐田分隔。诗中提及的怀仁（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），唐时属海州，自汉代起即产盐。唐肃宗至德三年（758年）正月，刘长卿摄（代理）海盐令，因此对海盐的制作有一定了解。

隋朝实现统一后不久，为了打破南北朝时期官府对盐业的垄断，消除垄断对百姓生活的不良影响，隋文帝放开盐禁，与民共享，制盐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。至隋文帝开皇三年（583年）正月，“至是罢酒坊，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，远近大悦”。即除盐禁、免盐税。唐朝建立后，沿袭了隋朝的政策，李世民在位时期，实行“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”政策，这一政策延续了百余年。隋及唐初期，虽开放盐禁，不征盐税，但并非对制盐不加管理，仍有盐官监管。据《隋书·百官下》记载：“盐池置总监、副监、丞等员。管东西南北面等四监，亦各置副监及丞。”这表明隋朝通过建立专业化官员体系加强资源管控。

随着国家发展与扩张、人口增长、财政支出过大，政府开始征收盐税。据《旧唐书·姜师度传》记载，开元六年（718年），河中尹姜师度因“安邑盐池渐涸，师度发卒开拓，疏决水道，置为盐屯，公私大收其利”。姜师度设立盐屯引水治盐给了左拾遗刘彤启发，次年，刘彤上书建议：“请置盐铁之官，收利以供国用，则免重赋贫人，使穷困者获济。”这份奏疏呈上后，唐玄宗下令让宰相们讨论是否可行，大家都认为盐铁专营的利润对国家财政大有裨益，唐玄宗遂采纳了这一建议，并逐渐恢复盐税。

“安史之乱”使唐朝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，财政空虚，据《新

■ 书评

雨又下起来了。我坐在窗前翻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想起书中九旬鄂温克老妇人的话：“雨雪看老了我，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。”合上书，窗外斜雨掠过玉兰树，像极了书中驯鹿蹄尖挑起的银亮露珠。

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，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口吻，讲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人近百年的故事。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火塘边的絮语；萨满的铜铃脆响，驯鹿颈下的叮咚，雪花落在希楞柱（鄂温克人的锥形帐篷）顶的簌簌声。这些声音如河流，载着民族的欢笑与哀愁，静静流淌。

翻动书页，那些带着温度的细节最是难忘。老妇人出生那天，父亲猎到黑熊，全乌力楞的人围着篝火吃熊肉，要像乌鸦一样“呀呀呀”地叫，骗过熊的魂灵。这种对原始敬畏的狡黠，是让人想起来都不禁微笑的生动。萨满是无私、痛苦的。萨满可以救人，但是要付出对等的代价。妮浩萨满每次跳神救人，都要失去一个孩子。她抱着死婴唱神歌，“那歌声让我想起一种光来——冰面上的月光”。

书中的吃食总萦绕着山林的清香。灰鼠肉抹盐烤着吃，据说吞灰鼠眼睛能带来好运。桦树汁流进桦皮桶，“纯净透明，非常清甜，满嘴留香”。采摘都柿果，紫黑浆果沉甸甸地挂在枝头，酸甜汁液混着松针香

节物风光不相待 桑田碧海须臾改
——隋唐五代时期对海洋的利用与保护

肖爽



海洋暮色

汤青摄

唐书·颜真卿传》记载，颜真卿抗击安史叛军时，“时军费困竭，李崕劝真卿收景城（今河北沧州）盐，使诸郡相输，用度遂不乏”。颜真卿以食盐专卖的方式筹措军饷，采用了“民制、官收、官运、官销”的方式，这一方式随后得到推广。唐肃宗即位后，任第五琦为盐铁铸钱使，于乾元元年（758年）创“榷盐法”，即凡新旧盐民，皆登记造册，编入亭户户籍，隶盐铁使，免其杂徭，专事煮盐纳官，盗煮私贩者论以法，于山海井灶出盐之地设置盐政机构，收榷其盐，置吏出采，产制由民，收、运、销归官。

榷盐法下，为保证盐的产量，朝廷严格规定下属各盐场的产量数额，各盐场又将课额分配到盐户，严加催缴。盐户对所产之盐必须全数上交，盐吏对所产食盐进行严格检查，如有私藏可以处斩。《唐国史补·卷中》记载了榷盐官杀亲外甥一事：贞元年间（785年—804年），解县榷盐官史牟“有外甥十余岁，从牟检畦（畦原作畦，据明抄本改），拾盐一颗以归，牟知，立杖杀之。其姊哭而出救，已不及矣”。此外，唐朝律法对盗盐贩卖者的处罚有明确规定，据《唐律疏议·名例》记载：“假有人蒲州盗盐，嵩州事发，盐已费用，依令悬平，即取蒲州中估之盐，准蒲州上绢之价，於嵩州断决之类。纵有买卖贵贱，与估相同，亦依估价为准。”即依据估价认定盗窃数额，以加强对盗贩盐者的打击。

宝应元年（762年），刘晏接替第五琦任盐铁使，再变盐法，将官运、官销改为商运、商销。又创设盐商特殊户籍，隶属于盐铁使，允许子父相承，世代为业。盐仍由民制，仍由官收，官收之后，将盐税加入卖价（寓税于价）后转售商人；商人缴价领盐后，可以自由运销，所过州县不再征税。这一模式被称为“就场专卖制”，标志着中国古代盐政制度的成熟，被唐以后历代继承。

隋唐时期制盐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唐人已初步掌握了淋卤制盐的技术，据唐朝刘恂《岭表录异》记载：“江淮试卤浓淡，即置饭粒于卤中，粒浮者即是纯卤也。”当时岭南地区“野煎盐”有“制卤”“验卤”“煎煮”三个环节，先制卤后煮盐是古代盐业的一次重大技术革新，将海水制成卤水，再将卤水煮成盐，克服了直接煮海水为盐需消耗大量燃料、费时费力的缺点，提高了制盐的效率，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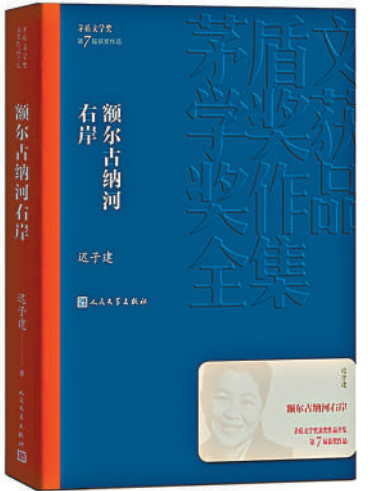
2.
怒声汹汹势悠悠，罗刹江边地欲浮。漫道往来存大信，也知反覆向平流。任抛巨浸疑无底，猛过西陵只有头。至竟朝昏谁主掌，好骑螭鰓问阳侯。

——罗隐《钱塘江潮》

唐代诗人罗隐曾在吴越王钱镠时期任钱塘令。这首诗描绘了钱塘江潮汹涌澎湃的壮观景象，同时也融入了对历史变迁、人世沧桑的深刻感慨。

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了海水潮汐与月亮的关系，唐代对潮汐的认识更加深入，唐代窦叔蒙所著《海涛志》为我国最早的潮汐学专著，制定预防潮汐表，对潮汐的周期计算十分精确。钱塘江入海处形成喇叭形入海口，受到太平洋潮波的冲击形成暴涨潮，从而产生了著名的钱塘江潮，尤以夏秋台风频繁活动之际更为严重。古人在抵御海潮的同时，也在欣赏这一壮观景色。钱塘江三角洲自古就是鱼米之乡，为了预防潮灾和海啸，沿海人民注重修筑滨海海塘。隋唐五代时期，修筑海塘的技术有了新的进步。最早记载浙江嘉兴修筑海塘的，是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，称盐官“有捍海塘，堤长一百二十四里，开元元年（713年）重筑”。这里写明是“重筑”，可见在唐代之前，嘉兴海盐、海宁一带已有较大规模的海塘建筑。海塘建

孤舟

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

裂。林业工人进山伐木，轰鸣打破山林寂静。老妇人叹息：“不光伐树运走，还天天烧活着的树。”熟悉的山林日渐稀疏，驯鹿的觅食地越来越少。两个林业工人乱扔烟头，引发了一场大火。妮浩萨满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、神帽、神裙，手持神鼓，用两只啄木鸟作为祈雨的道具，开始了跳神求雨。那时的妮浩，腰已经很弯了，双脚也不像过去那么灵活，她跳着跳着就会咳嗽一阵。妮浩跳着跳着，乌云出现了，闪电出现了。但是，妮浩萨满生命中的最后一支神歌还没有唱完，她就倒在了

设使沿海平原大规模垦田有了保障。五代时期，江浙海塘由土塘向石塘过渡，据《咸淳临安（杭州辖内）志》记载：“梁开平中，钱武肃王始筑捍海塘，在候潮门外。潮水昼夜冲激，版筑不就，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，又致铸胥山祠。既而潮避钱塘，东击西陵，遂造竹器，积巨石，植以大木。堤岸既固，民居乃奠。”

利用潮水灌溉，在唐代也有了新发展。中晚唐时期，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进步，江东一带由于地低易涝，排涝和防潮倒灌是主要的治水任务，当地百姓采用修筑圩岸的办法建塘圩田。唐代文学家陆龟蒙曾任苏州、湖州刺史幕僚，其《迎潮送潮辞序》中记载了这种圩田：“余耕稼所在松江，南旁田庐，门外有沟通浦澈，而朝夕之潮至焉。天弗雨则轧而留之，用以涂濯灌溉，及物之功甚鉅……用之则顺而进，舍之则黜而退。”若天不下雨，这种圩田就把水留住，用以洗涤、灌溉，对万物的功用极大。

唐代部分沿海地区与江海争地，变沧海为桑田，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卢照邻在《长安古意》中有“节物风光不相待，桑田碧海须臾改”之句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中记载，大和三年（829年），李萇在闽县东五里筑海堤，使深受卤潮之害的洲上变为良田。之后观察使王翊又在郡县西南疏通洪塘浦，以便在干旱季节能够灌溉农田，经过治理，福州大片耕地摆脱海潮威胁并有水源灌溉，使盐碱地变为良田。

3.
冠冕通南极，文章落上台。诏从三殿去，碑到百蛮开。野馆浓花发，春帆细雨来。不知沧海上，天遣几时回。

——杜甫《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》

杜甫这首诗写于唐玄宗天宝十年（751年），诗中的张司马是时任义王府长史的张九章，为张九龄的胞弟。天宝十年，为表彰各路神祇护佑风调雨顺，唐玄宗为五岳、五镇、四海、四渎封神加爵，南海神被封为南海广利王。此时张九龄已经不在人世，唐玄宗令张九章代行南海神敕封之礼。诗的前四句写张九章奉旨赴南海的缘故，后四句写送别的场景，最后一句发问：茫茫大海，路途遥远，不知道未来的天气怎么样，朋友的归期在何时？

唐代祭祀海神有严格的规定，据韩愈《南海神碑序》记述，广州刺史每年立夏都要祭祀南海之神。南海之神的神庙位于广州东南的黄木湾，面临大海，“海常多大风，将往皆忧戚”。这表明当时海边常常刮大风，官员们每每想到马上就要去祭祀都会感到十分忧愁。

这也表明，海上交通颇有风

险，但情况复杂的海上交通并没有阻碍海上贸易的发展。隋朝的海上贸易以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深远的影响，分外引人瞩目。

隋代以前，海上贸易管理多由地方负责。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，隋朝开始出现专门管理互市贸易的互市监。为了加强中央对互市的控制，朝廷还经常派大臣前往互市场所监督，据《隋书·裴蕴传》记载：“与诸蕃互市，皆令御史监之。”唐代保留了互市监，仍由朝廷直接管理，但由隋代的四方馆管辖改为少府监主管，据《新唐书·百官制》记载：“互市监，每监监一人，从六品下；丞一人，正八品下。掌蕃国交易之事。”

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，唐朝在重要港口城市设立了市舶使，专门管理海外贸易、增加财政收入。据《旧唐书·玄宗纪上》记载，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担任安南市舶使，与波斯僧侣共同制造奇巧工艺品，准备献给朝廷。自开元十年（722年）后，市舶使改放到广州。当时海上贸易中心已经从安南转移到了广州，广州是通往南海、印度洋、波斯湾的重要港口，各国商人纷纷来此开展对华贸易。

交趾以北（今北部湾一带）至广州的海路中，有一段海域礁石密布，船舶时常在此触礁沉没。为了疏通广州周边向的海运通路，唐懿宗咸通八年（867年），静海节度使高骈亲自前往视察，发现“有横石隐隐然在水中，因奏请开凿，以通南海之利……乃召工者，啖以厚利，竟削其石，交广之利，民至今赖之以济焉”。高骈了解情况后，上奏请求开凿横石，以打通南海的航运。随后，他召集工匠，用丰厚的利益激励他们，最终凿除了那块横石，极大地便利了民众的生活。唐昭宗光化元年（898年），王审知担任威武军节度使，治理福建期间，因福州“黄岐岸有巨石，屹立波间，舟往来，多触覆”，为开辟海上交通，清除航道巨石，别开一港，航行更加便利，以至“闽越之境，江海通津，帆樯荡漾”。

为了满足海上贸易的需求，唐代的造船能力和水平有很大的提高，在扬州、杭州、常州、越州、广州等沿海州府设有官办的海船制造基地。其中扬州在江口设立了十大造船厂，刘晏采用类似承包的方法，挑选精明能干 的官员全面负责督造。由于战乱，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，陆上丝绸之路逐渐“道路便绝、往来不通”，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发展，到唐代中期达到极盛，扩大了与波斯湾之间的航路，开辟了通向东非的航线，唐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《酉阳杂俎》中，就记载了东非的“拔拔力国”（今索马里柏培拉）和“摩邻国”（今肯尼亚的马林迪）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“额尔古纳河右岸”

雨中。

在族群迁徙的表决中，老妇人选择留在山里，她把象征同意的桦树皮扔进火塘，那时候的她，想的是“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”。这固执里没有对抗，只有对故土的眷恋。驯鹿不眷恋铁丝鹿圈，守着希楞柱的火塘，守着最后的山林气息。搬迁时，年轻人丢下火种，说城里有火，可老妇人却觉得“布苏（城镇）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”，守着那团比她更老的火说：“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。”

依莲娜的遭遇更令人唏嘘，她更像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悲剧缩影。依莲娜是老妇人的女儿因没有亚娜的女儿。依莲娜爱画画，她画驯鹿、篝火、河流、覆盖着白雪的山峦……后来她考上了北京的一所美术学院，是鄂温克部落的第一个大学生，毕业后在一家报社做美术编辑。但是，她不那么快乐了。身处城市，她想念山上的驯鹿、溪流、星星、花朵、飞鸟。可是在山上，她又因没有酒馆、电话、电影院而感到不适应。现代和传统的矛盾在依莲娜身上复杂交织，她不像以前那么快乐了，她往返于城市和山上。就这样矛盾着，依莲娜辞职回到了山林。最终，在画完妮浩萨满求雨的场景后，她抱着画板跳进了贝尔茨河，让河水带她走向了心灵的归宿。

故事结尾，营地里只剩老妇人和安草儿。年轻人下山了，驯鹿进了鹿圈。她守着最后一堆火，听雨声与火苗噼啪，如同聆听民族的安魂曲。但迟子建没有让悲伤淹没一切。老妇人说：“只要我活在山里，哪怕最后一个人，也不会孤单。”安草儿在空地栽了松树，研蝙蝠粪给驯鹿治咳嗽，这些细碎的温暖，让告别不那么沉重。

合上书，雨停。远处路灯亮起，光晕浮动着细小水珠。忽然觉得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“额尔古纳河右岸”，存放着舍不得丢掉的东西——或许是奶奶的顶针，老家烧柴的铁锅，如同鄂温克人舍不得的鹿角顶毡。

这部书最动人的，正是这种“舍不得”。舍不得火塘火星，舍不得驯鹿蹄印，舍不得被现代文明视为“落后”的生活方式。正如老妇人所言：“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，我要在山里，把它还给神灵。”这种朴素的生命观，如一束光，照亮我们这个总在追逐“新”的时代。

若你也偶尔厌倦钢筋水泥的丛林，不妨翻开此书。让额尔古纳河的风吹进来，带着松脂与苔藓的气息，告诉你：有些东西，比老鹿不停更重要。就像书中所言，春天的阳光是最好的药，能治愈所有伤痛。留在记忆里的山林、篝火和驯鹿铃声，或许正是我们心底的那剂良药。